

幽香

YOUXIANG YOUNXIANG YOUNXIANG



戴勝德 著
花城出版社

戴勝德 香
花城出版社

幽香

幽 香

戴胜德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插页 120,000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10册
ISBN7—5360—0785—X/I·703
定价：2.50元

目 录

深圳涛声	1
重到深圳	6
粤海浩波一船飞	8
满江红	11
重返船厂	14
城安围的年轻人	17
十香园漫笔	19
西樵山下一家人	22
风景之矿	25
黄埔岛壮游	28
落羽杉	31
春夜访富记	35
罗岗新荔	42
黄埔云檣遐想	45
长河落日圆	47
思考的荷花	51
龙导雄风	54

儒将风度的金鸡岭	58
羊城尽带黄金甲	63
紫禁城遐想	67
壮哉，颐和园	70
天坛遐想	72
雍和宫观感	74
美术馆外观散打	78
十渡游	81
而今我谓长城	84
中南海的初春	87
西湖春恋	89
百折不回的洪流	91
感奋集美村	94
上海滩新节奏	97
谒中山陵	99
观佛灵隐寺	102
青山有幸	106
驱车三国古战场	109
明孝陵怀古	112
夜渡台湾海峡	114
云天胜览	117
珠海观鸥图	120
温州江心岛野兴	123

此处桃源不避秦	126
除却漓江难是水	129
东海旭日	132
海上舞会	134
彩云追月	136
又见芙蓉	141
朱顶兰	144
幽香	147
水仙	149
舞剑曲	152
潮水中，升起风帆	155
布吉：布政吉民	162

深圳涛声

“訇——訇——訇……”

像伏在母亲胸脯上的婴儿，惊奇地睁着眼睛，聆听母亲的鼾息。我在柔软的沙滩上徘徊，听着大地——这位伟大母亲的呼吸。烟波浩渺的大海就是她宽广的胸脯；大海的波涛一起一伏，就是她深沉浑厚的气息。面对大海，我才领略了“宏观世界”的浩瀚深邃。这一阵一阵的涛声，撼动人心，像是发自宇宙间千万天籁，空阔而雄浑的巨响，我感受到大地那雄浑而无限，强劲而庞大的生命的节奏……从宇宙洪荒，初始孕育碳水化合物，漫漫茫茫的远古时代历经亿万年深谷为陵，大陆漂移，产生飞潜动植。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到今天，人类的足迹踏上月球，锃亮的火箭叩开了那冥冥无尽的天穹。人类从刀耕火种到电子操纵，以勤劳的双手，聪明的才智创造了高度的文明。我在惊叹这万物之祖的大自然之余，更叹服人类挟山超海、揽月摘星的壮举。

啊！海滩，站在您柔软的胸脯，我惊奇地在时代的窗口窥望。那一边的世界，那隐于白云青山间的建筑群，像是海市蜃楼，令我凝睇玄思……在凶杀、抢劫、吸毒的污泥中，人们殚精竭虑地搏杀、挣扎，始得裁出亭亭玉立的“藕花”。为什么精神垃圾堆上有如此的物质文明？

是呀！我们的建设速度还比不上人家。但是，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在这里，我听到了大地母亲的呼吸声——“訇——訇——訇……”那坚实有力的心音，不！这分明是母亲大步行进的脚步声，也分明是母亲肩负重担，那深沉的喘息声……她要急起直追，她迈开了大步；她饮尽江湖，踏遍青山，赤着脚，披荆斩棘，血渗在路上，化作了一片片鲜红的枫林，就像夸父追日，她不懈地向着“太阳”奔去……

深圳，在这里到处可见大地母亲裸露着臂膀，浑身使劲。看，一片片推倒的岗峦，一片片填平的丘壑。坦荡宽阔，褐色的土地上，桔红色的推土机、橙黄的大卡车……纵横驰骋，嘎嘎鸣响，这里在开发、在开辟。大地母亲卷起了绿色的袖子，露出那褐色的肌肉，油光闪亮。这是劳动的健美，奋斗的豪情。我想，在我们这里，就在这块土地上，一定会比那边更宏伟、更壮丽。

这就是我们的特区，一个新时代产生的经济特区。她生逢三中全会的黄金年华，呱呱堕于这湛蓝湛蓝的海湾——大鹏湾。大鹏湾，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名字。听说深圳市府大楼的草坪，将立以大鹏展翅的塑像。它将象征深圳的鹏举，象征特区的起飞；它将作为深圳的城徽永存。大鹏翼下的波涛，波涛上大鹏展翼，这是多么令人奋发向上的形象呀！

是呀！深圳正以鹏征八表的气概加速建设。看！新型的工厂、商店、宾馆，一座一座比舞台的布景来得还要快，以舞台美术般的隽丽、清秀、鲜明、畅快的格调，一瞬间排列在这一马平川。单单交通部招商局经营的蛇口工业区，就将出现一百个工厂，何况还有沙河工业区、南头综合区……

一到蛇口，最令人瞩目的是钉在那宽阔笔直的水泥大道

旁的标语牌，白底黑字写分明：“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听！这分明又是“海”的“涛声”。这海正是汇集了人民建设四化宏愿的澎湃心潮，拍击着这前沿的海滩，发出“惊涛裂岸”的巨响。是呀！要建设四化，就要有股海涛的劲头，冲刷形形色色的弊病。让大浪淘沙吧！让时代的洪流漫卷着“特区”的大地……一辆一辆的卡车络绎不绝地朝蛇口开来，朝各自的工地飞驶，这分明又是一股股建设的潮头……

啊！令人难以忘怀的大海波涛，它是大地母亲的呼吸，它是特区人的气魄，它是特区人的胸怀。在蛇口工业区，谁不知道总指挥袁庚。他的故事足以写成好几卷的长篇。他是一个很有胆识、很有气魄的传奇式的人物。他在香港招商局设立发展部，把大笔资金投放到这“潮打孤城寂寞回”的汪汪千顷的海滩。他雄心勃勃筹划兴建这现代化的工业区。凭他的声望和信用，使得港商接踵而至，共图大计。这正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事，有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有人说他搞复辟资本主义，有人说他搞租界、卖国……可他并没有退缩，仍按他的“袁庚模式”在海滩上大椎推轮，开辟工业区。他说过，这块土地是他和他的战友亲手解放的，他就要亲手建设好。他曾经是炮兵团长，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轰掉了旧世界。三十年了，山河依旧。他发誓，在他破坏了旧世界的地方，一定要建起新世界。

强风有时猛烈地袭击大海，然而，海上的波涛却掀得更高，纵然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还是一浪更比一浪高。涛声啊！惊天动地，它要抒发胸臆，它向宇宙信誓旦旦，要把礁石都碾成沙子……我想，在袁庚的胸怀中，一股振兴中华的豪情

也如千顷波涛，汹涌澎湃。

看！现在的一切，眼前一派壮观的景象。各式卡车风驰电掣般在宽广的大道上飞奔；一幢幢豪华的公寓、堂皇的宾馆、富丽的酒家点缀着这万顷碧波的海滨。群山被推平了，一马纵横的黄土广地，新的厂房一座座盖起来，鳞次栉比：船用油漆厂、炼铅厂、游艇厂、饼干厂、玩具厂、电子厂、面粉厂、制氧厂……还有度假村、别墅区，还有公园、花坪……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两年间出现的。旧日的蓬蒿，旧日的荒滩，旧日的岗峦，旧日的茅舍……都被这现代化的建筑群，像汹涌而来的“海潮”所吞噬。

在蛇口，还使人到处感觉到速度。我的一个朋友在工业区工作，他是个政工干部，一份足以用喝开水、看报纸、谈“山海经”打发日子的好差事。可是偌大的指挥部机关，既没有组织处，也没有宣传科，更没有这个“办”那个“办”，就是一个指挥部。只有十三个工作人员，他一个人就兼做党政工团的工作。在这里，厂长不为贵，一样在车间里干活。这里的“八小时”够紧张的，人们来去匆匆地办事，碰见熟人也只是点点头，绝少停下来打哈哈。可我的朋友对我说，他干得很痛快，这才是干工作，而不是混日子。

是呀！在这里，我总觉得后面有一只无形的巴掌在推我前进。连气流也像是在回旋，催促你奋发。我想这大概就是哲学中所说的“运动”和“发展”。哲学家不是总是说事物在不断运动，不断发展？不错，我看到海在运动，卡车在运动，楼房在运动，土地在运动，人在运动，以一种近乎飞的速度。看！海涛腾起，卷起千堆雪；车子飞也似的行驶，楼房节节高，大地处处开，人们在繁忙地劳动；在这里连空气

也不取凝滞，也得匆匆地流动。我这才体会到“飞跃”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不过，我终于找出了答案。这是因为大海的波涛在呼啸，在敲响向四化进军的战鼓。它在催促人们奋斗。特区人以一种“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在一天中跑我们几天才跑完的路。“效率就是生命——”袁庚振臂一呼，喊出特区人的心声。效率！效率！效率——听吧！大鹏湾的涛声，日夜不停地呼喊。在这一阵一阵的涛声中，难道你还没有感觉到一种时代予以我们的紧迫感？

重到深圳

再度来深圳，一下火车，这里已俨然是大都市的风度。“水泥森林”颇具规模，高楼大厦伴着还未拆卸的脚手架，地下还堆着黄泥、砖头、模板……就好像看一位雕塑大师即将完成的巨作，但见一个刚劲健美的塑像已经昂起头颅，伸出强健的上肢和壮实的腰躯，只是下身还是巉岩般的花岗石，还来不及整个成型。公路开得又宽又平，只是两旁初植的绿树，尚未成荫。路上时时扬起滚滚的灰尘。大大小小的车辆风驰电掣，像两条相错的洪流，激湍着一掠而过。大概深圳人喜欢衣着鲜丽，就连各式车辆也是色彩斑斓，橙黄色的大型卡车、桔红色的叉车，推土机是橘红色的，翻土车则是天蓝色的，还有白的、红的、绿的，什么面包车、大客车、大吉普、小的士……其中不少车髹着好几种颜色，构成流线型的图案，看上去给人一种速度感。

在这里，时间与空间给人以一种新的感受。它使人感到振奋、激越。上一次，我是站在大海的岸边，听阵阵涛声，看刚刚开发的深圳市，憧憬着，仿佛在缥缈的大海中，看到了海市蜃楼。然而，这一次给我的全都是实实在在的。上次来深圳，我写了一篇《深圳涛声》，更多的是向往、感慨。

许多句式的时态用的是“将来时”，就好像站在海边，看着霞飞日出的胜景。而现在，是旭日照临大海、光芒万丈……

大海的彼岸是香港，碧海蓝天之间，青山绿岸之中，掩映着高耸的白色高层建筑群。我曾经嗟叹过，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可现在，像这类“水泥森林”在深圳也已初步形成了。

在深圳，青年人已被这里蒸蒸日上的特区建设吸引住了。我有个青年朋友叫阿强。他二十多岁了，前几年生活清淡，曾外流过。特区开发了，他当了工人。小伙子有的是力气，第一个月发薪，他吃了一惊，二百多块钱，比爸爸挣的还多。回到家里不再垂头丧气了，吹着响亮的口哨，一进门就大声嚷叫“妈——”家里人猜不透他心里有什么高兴事，只见他诡谲地一笑，像摔扑克似地把一叠崭新的钞票，“啪”一声拍在桌子上。爸妈弟妹都开心了……不久，他家里买了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这一切，他都有了。他过去要外流，无非也是追求这些。现在，何必去冒这风险呢！

七彩的“汽车洪流”在五色的“水泥森林”的峡谷中奔泻，色彩缤纷、斑斓耀眼。五光十色在飞旋，斑驳陆离在延展……像在太空的星际遨游，领略着科学的现代化风情。我想，把深圳特区比作一枚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火箭，未尝不恰当。

粤海浩波一船飞

“千里江陵一日还”。小时候读的这句李太白的诗，至今还耿耿于怀。这主要是因为我太向往这种一日千里的速度和千里江陵的壮景。不料今天，在另一场合、不同的意境中，对这令人回肠荡气的诗句，我又得到了一番新的感受——

使我有缘领略这一感受的，是我每天都在珠江河面上看到的一种“飞翔船”：黑底白身，像一辆旅行车似的一掠而过；一阵“嗡嗡”，一串白雾；其速度之快，如脱弦之箭，似飞流之星，使人心中欣欣然产生一种快感。

我曾经在远洋轮船的试航中，在零丁洋看见过这种船。那里蓝天碧海，辽阔深邃。碧绿的海波涌起的浪花洁白得像牛奶。一大群海鸥“噢噢”飞鸣、相逐争飞。那远处的青山下，是明快的直线条构成的高楼大厦，在阳光里雪雪生亮、密密的矗立着——这就是香港了。突然间，一舟如箭，遏浪而飞，只一瞬，便飞越我们船头。我不禁为它的神速惊叹，因为在珠江内河，我还未见过有这么快的船。

于是，我产生了要领略一下其“速度”的念头，而借一次工作之便登上了“飞翔船”。一阵“嗡嗡”的巨响后，强大的气流把船身从水面托起，白浪溅雪，船像离弦之箭，飞

鸣向前。仿佛驾着一片白雾，贴着水面飞驶。强有力的气息把波浪吹得粉碎，溅作喷雪，化作凝雾；故此，波虽汹而浪不涌，船虽快而不颠簸，如置身雅室，恬淡从容。附近河面的小舟亦不惊扰；及至舟人始觉有动，而船已远飞矣！翘首而望，不见余浪。

船从广州洲头咀飞出，掠过白鹅潭，穿越人民、海珠双桥，过大沙头，夺路而东。两岸楼宇如驰，须臾回望羊城，尽隐人烟霞了。

窗外风物均一闪而过，朦朧、屋宇、翠竹、苍榕、渡口、渔村……但见黄埔港的门吊铁臂高擎，黄埔军校旧址前的孙中山先生铜像雄视大江，横江的高压输电线如琴弦在云端高悬，一百八十米高的电厂烟囱巍然矗立……飞翔船飞过了一枕横流的莲花古塔，飞过了吊车林立的新港码头，飞过了雄锁大江的虎门炮台，飞过了浊浪排空的垃圾尾海域，飞过了水天一碧的零丁洋……

这是一条飞的航线，时间在飞逝，空间在飞移……飞翔船的飞驶，体现了“四化”高效率的速度。

我不由回想起过去珠江河上“花尾渡”那种慢条斯理的神态——转个弯，也要敲几十下钟，慢慢等蒸汽拖轮转过头，再拉紧缆绳，这才转得成弯……

“飞翔船”是在蛇口靠的岸。一上码头，便看到竖着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很使人有一种紧迫感，时间的概念马上强化：登月飞船的宇宙速度、计算机每秒钟上万次的运算……是呀！看，这儿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广阔而笔直的大道飞驶，远近的高楼在节节拔高……在这里，我听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领略到了建设“四化”应该

达到的速度。

我望着向香港飞驶而去的飞翔船，心里激动不已。我想起了“一日千里”、“万马奔腾”、“千帆竞发”等等形容速度的词语。李白如果尚在，他不会感愧于“两岸猿声啼不住”吧？一日千里的锦绣河山旧貌换新颜。会不会也使他激动得临江洒酒，敲响向“四化”进军的战鼓？

飞翔船、飞翔船，让我们都驾起飞翔船吧！乘长风，破万里浪，千里江陵一瞥间。朋友，难道你不为作一个新时期的建设者而感到自豪？奋发吧！朋友，我们不甘人后。

满 江 红

“当！当！当……”

清晨，广州海关大钟楼敲响六点。

天际一片青黛，大江去处，一抹淡薄的朝霞；五羊城的万家灯火，还似惺忪的睡眼映在江面上，欲闭还开；晨风飘拂，江水无语。

“噏—噏—噏！”交通船解缆开航。我凭栏眺望，珠江烟波浩渺。穿过海珠桥，船便向东直下。两岸传来阵阵人语、车声……城市醒来了。

这时，曙色渐露，瑰丽的晨曦，有如一片广阔无垠、浅红闪光的丝巾，轻轻地在大地飘动着……

船犁起两行波涛，在晨光中现出两行红光，红灿灿的，向两旁伸延，钻进珠江深处！

我们厂远离市区，工人们每天五点钟便离开家门，来到省总工会码头乘船返厂上班。一个钟头的航程，不能白白浪费呵！于是人们在船舱里摆开了《英语》、《日语》、《高等数学》、《材料力学》、《电子技术》……这一个钟头的时间，许多工人都用来学习。

在船舱最后一行座位的角落，亨来正在计算“三弯矩方